



兔儿灯随想



春天

□ 杨红兵

时光如流,不舍昼夜;岁月有翼,如飞疾驰。

不自觉中,生命中的第四个兔年奔袭而来。在这个不应该怀旧的年龄段中,有些记忆中的东西却分外清晰起来。

童年的那只兔儿灯恹恹地生长,穿越时光,碾过喧嚣,迎面撞得我满心欢喜。

那时的元宵节,我的一大功课就是拖着兔儿灯东家西家闲逛,兔儿灯如豆的灯光,在那些漆黑的晚上却是无比的明亮。

不过,我的兔儿灯和当下的可是无法相比的。

或者,也可说,这些兔儿灯和我当年的兔儿灯是无法相比的。

我的兔儿灯没有当下兔儿灯的奇特造型、炫丽色彩,但是,它却是独特无二的,是无可复制的,是属于我的孤品。

这个兔儿灯是我那心灵手巧的父亲亲手制作的。

每到元宵节时,父亲便会找来一段还算滚圆的树木,用锯子锯下四个基本一样大小的圆盘盘,那就是我的兔儿灯的四条腿——四个车轮。然后,他又找来一根竹子,用菜刀劈开,并且置之膝盖上,用菜刀将竹子里面的瓢去除,几乎只剩下外面一层表皮,以用做兔儿灯的骨骼,这是个极度有技巧和技术含量的工作。如果竹篾片过厚,则不宜弯曲成圆;如果竹子过薄,则又易被折断。父亲对付这项我眼中极其难为的工作,却总是轻而易举,车熟路一挥而就。原材料准备好之后,父亲便找来一张白纸、一点红纸和一些鞋绳。将竹片弯曲成两个椭圆形和两个圆,再将它们彼此平行交叉,如此一来兔儿灯的骨架便搭成了。然后父亲用白纸糊起来,再弯曲两个小椭圆,一端略微尖锐些,作为兔子的耳朵。再在兔子眼睛部位粘两个椭圆形的红纸片,于是,一个惟妙惟肖的兔儿灯便诞生了。在那照明材料不管是煤油灯还是蜡烛均甚为宝贵的年代里,父亲找来小半截蜡烛,小心翼翼地用铅丝固定在兔儿灯的肚子里,于是,那一点微弱的光便将兔儿灯辉映得无比灿烂,将我的神气放大得无以复加,将小伙伴们那些羡慕的眼神辉映得无以言说!仿佛传说的那盏有求必应的神灯,让我满是自豪。

那一瞬间,似乎我牵的不是兔儿灯,而是一份无以言表的快乐与骄傲。

受父亲的影响,每年春天我最喜欢的事情,就是给女儿扎风筝。即使就是几根芦苇扎成的风筝,即使就是些许稻草搓成的风筝尾巴,即使我制作的风筝

有时喜欢在天空打几个转或在天上飞一会就一头扎到麦田里,即使我那风筝只是几张报纸几根芦苇的简易组合,我却总是乐此不疲,在女儿或高兴或不高兴的声音里,总是有些许欢声笑语洒落在田间地头、乡村小路。我内心一直固执地认为,自己制作的风筝,其意义是远胜于从街上购买的任何一枚长得漂亮、飞得高远的风筝的。

因为,这其中融入的情感是无可替代的!

自己动手,点滴之间是对寻常生活最真实的共振、呼应,唯有如此,温暖才会驻足,温馨才会停留,温良才更有力量。

春风寒而不烈,春意枝头生芽。生命中总有些简单简陋的过往,一经触碰,就如草木葱茏、春花烂漫,满满的是惊心动魄的喜悦。

有时喜欢在天空打几个转或在天上飞一会就一头扎到麦田里,即使我那风筝只是几张报纸几根芦苇的简易组合,我却总是乐此不疲,在女儿或高兴或不高兴的声音里,总是有些许欢声笑语洒落在田间地头、乡村小路。我内心一直固执地认为,自己制作的风筝,其意义是远胜于从街上购买的任何一枚长得漂亮、飞得高远的风筝的。

因为,这其中融入的情感是无可替代的!

自己动手,点滴之间是对寻常生活最真实的共振、呼应,唯有如此,温暖才会驻足,温馨才会停留,温良才更有力量。

春风寒而不烈,春意枝头生芽。生命中总有些简单简陋的过往,一经触碰,就如草木葱茏、春花烂漫,满满的是惊心动魄的喜悦。

□ 张厚生

又是春天了
我不再捧一朶花
鸟飞过乌云
暴雨惠于苍穹
那是十多年前的事
经过雍和宫
覆满苍青的碧檐
我毫无顾忌地摇着经幡
穿过茫茫人海一僻偏的街头
忽闪出远的天
一位褴褛的藏民大哥
与我相遇攀谈起来
他眼中的热烈光芒
让人信感友情的珍贵
他在人流中一定是疾奔的
却行路难
但他的绛红色背影
令人遥想藏地崇高的山峰
那唱经的圣歌歌声直插云霄



住院

三月

□ 桑云梅

老妈发微信来让我把老爸的裤子带回家洗。从病房小橱柜里拎出和毛线裤、皮带连在一道的外裤,深灰色裤子,尽管没破洞,那质地一看一摸就知不晓得穿了多久,腰部原本粘连的狭条已整体利落分解两层。手中扒拉着,往袋子里塞,心上把把嫌弃成一条丑陋粘滑的大死鱼。

“家里好几条新裤子,非要穿这破的。”话音未落立马悔了。果然招来老爸批人的口风。被老爸的批评之声罩住,发觉复返到从小到大的阴影之下了,久远的不舒服的感觉像小种子在内心土壤萌动。“你看毛主席他老人家,衣服穿到有破洞了,还缝补好了再穿呢!”老爷子咋恁可爱呢!忽然莞尔了,那“邪恶”的小种子缺失营养骤然瘪了不再悸动。将这个小插曲告诉姐姐,她说“老头儿先前蔫儿的,精神好了就又开始说人了。”

姐姐先阳,单间隔离还是没能阻挡传染老爸老妈,俩人开始咳嗽。有肺气肿的老爸说难受得一夜没睡,一向能熬的他要求上医院。阳过的姐姐和阴着的表哥把他送医院检查,医生诊断需要住院治疗,于是,家里有吸氧机却不肯吸氧的不听话老头儿躺在三个人的病房,妥妥儿呼吸医院里的“浓氧”,还有阴着的堂哥每天去陪老爸唠嗑儿。

发热过后第六天,不窳实,想到不久前见到的那株柞榛,那株看去漂亮然而中心虫蛀的柞榛,黑洞,丑陋。N95口罩、一次性手套、一套入院专服。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——二十四病区,跨年,和外面不

一样,和一般病区不一样。阳过的我,缓缓行进在这长长又短短的走廊,阴着的堂哥和阴着的表哥,以怎样的勇气踏入这不一样的地方,医生护士穿梭于这不一样的地方,空气中弥散着所有一切的生命因子、人世温凉。

隔壁床瘦小男人,似营养不良,五十岁年纪,躺在床上不时发出奇怪的“嗯嗯哼哼”。旁边四十几岁的胖壮男人想把他扶起来,穿外套裤子,小男人却似扶不起的阿斗,又来个壮实男人,扶着小男人,胖壮男人才好替他穿衣服。好不容易穿好,把小男人半拖半抱到轮椅上。胖壮男人说起,小男人是他哥哥,小时候生发发热拉肚子,为保命吃了一种土方,就又聋又哑了,“要是现在就能治好就不会聋哑,一直靠着我。我先阳的,瘦了七八斤,然后他阳的,也瘦了好几斤。”说完他出病房办事去了。小男人慵在轮椅上,干瘦嘴巴黑滋滋的脸上不时扭作一团,不知是习惯性的还是因痛苦而生的表情。爸爸说哥哥是杀羊的,也不见买什么饭菜,拿水泡着饭喂弟弟,老爸想不通为啥哥哥不买好饭菜。老爸说了好几次哥哥拿水泡饭喂弟弟,我虽没亲见,也很是想不明白。小男人左手撑住轮椅左把杆儿,伸出干柴似的右手臂,枯手指头不停戳右下角。他想表达什么啊,好像不会哑语啊,就是会我也看不懂啊,正替他着急,哥哥回来了,推着轮椅去做B超。

被通知换病房,搬好家伙事儿。邻床奶奶与我们方言不通,时时咳嗽得厉害,

惹得我好像又要复咳起来。原来,那个照顾她的红衣女人不是她家里人,是护士,据说奶奶家人都阴着不敢来陪护,瞧着护士并非十分面善之人,老爸还悄悄跟我讲护士坏话。竖起病床小餐桌,开饭,送的第一顿,红烧肉、香菇青菜、肚肺山药汤,老爸大块吃肉,大口喝汤。奶奶点的医院饭菜,一份炒藕一份白饭,很快吃好,餐台很快撤下,红毛衣红羽绒背心奶奶咳嗽之余不停拿眼睛膘这边饭菜膘爸爸。

奶奶那边靠窗病床上的人丝毫看着不着,第六感提示我:是个女人,一直躺着,偶尔哼唧,从不言语,一个躺着的谜。终于凑近了,看清楚一张浮肿的脸,眼睛只眯成一条缝儿,一双手臂严重萎缩,两手蜷曲。服侍的圆脸绛红衣服女人告诉我她是病床上女人的姐姐,提起妹妹的经历啧啧可惜。妹妹大学学医,毕业后在医院上班,工作三年后的一天被汽车撞了,脑干损伤瘫痪,妹妹接受不了现实自杀了,后来病情越来越严重,渐渐失去思想和意识。原来是妈妈照顾妹妹,妈妈三年前去世,姐姐就搬到妈妈房子里照顾妹妹,一管就是三年。姐姐说她好担心妹妹会感染,越怕就真的发生了。侧身垫、气垫床、尿不湿,姐姐给发热的妹妹擦身、打流质、拍打肌肉、翻身、收拾导尿管,这样的流程,一天几次,熟练麻利。姐姐说:好累啊!比上班还累。但是舍不得,舍不得不管不顾啊!两天没大便了,要给她用开塞露。姐姐穿的旧旧的绛红羽绒服,敞着怀,头发蓬松随便扎个马尾,脸上一贫

如洗。我问:你住你妈妈家照顾妹妹,那你老公和孩子呢?利索忙乎的姐姐笑笑:妈妈的房子要住人,房子要有人气儿。我到哪儿,他俩就跟到哪儿!

这次休整比长假还要长,溺水者缓过来,周一能上班了,守着一个人的窗口,原本应该五个人的窗口。我度完劫了,那四个还在历劫,办事的寥寥无几,估计都水深火热。

我上班,换人给老爸送饭,好吃好喝。听说,聋哑弟弟嗯嗯啊啊很快出院了,邻床奶奶每天照例孤独地享饭菜的眼瘾,那个妹妹,情况不好,不知能不能见到第二天的太阳,虽然谁都不知道太阳对她来说还有没有意义。

六天,老爸出院。听说老爸在家还是不吸氧,我说:换是我成天趴吸氧机上。电话督现场促,姐姐终于传来好消息,好好吸了,转阴了。照片里的老爸,靠着沙发背睡着了,跷个二郎腿,一套旧黑白花睡衣,一顶黑针织高帽子,鼻孔里塞两个吸氧鼻头,高帽子掩不住雪白头发拉渣胡子,盖不住垂老安宁气息,一株随手橘皮老树。

习惯了蓬勃紫烟烟火之气,喧嚣得沉沉踏实,而这一路一路,连日以来的静寂空廖,让人唏嘘、慌张、空落。陡然驻足,腊梅幽香,似远处缥缈而至的轻歌、悠悠然,殷殷。这个冬,暗色,被一枚一枚金黄色音符打破无边、没底又煎熬的沉默,声音——近了。

□ 陈皓

溪水欢唱
消融去冬懒雪
雨燕斜飞
裁出鹅黄嫩绿
卑微的野草
春天里学会妩媚

纤瘦的柳丝
弹拨水流哗作响
沉醉于粼粼波光
红梅、玉兰、海棠
摇曳起婀娜嫣红
像五线谱上小船归港

熏风和煦,云染透亮
桃花水盛,花影缱绻
鸟鸣缀成偈语
灵魄展开翅膀
徜徉在温柔三月
分享生命的烂漫

□ 姚建国

热闹的年接近尾声
还有一个狂欢的谢幕
前天点亮心灯
昨日宣布立春
今夜燃起野火
烧尽虫害疫魔

烟花比除夕更为强劲
引无数老童少儿欢呼雀跃
爆竹炸开陈年封冻
一股暖流漫过街道
漫过田野,漫过
平和宁静的心灵
激起浪花翻涌

今夜,灯笼火把迷离了星光
月亮圆了许多无奈的离别
一个实质性的年会闭幕式
会场由室内转为室外
将欢乐接通了地气

也可算是春的开蒙式
从明天起,工人正式上班
农民开始翻土耕种
啼鸟叫醒悠然甘梦
一日之计,一年之计,各行各业
开启新的生活

过年的记忆

□ 明朝

又过年了,三十多年,过了三十多个年,很多以前的记忆,又浮现出来,酸甜苦辣,味道自在其中。

小时候的过年,就是能吃到腊鸭、肉圆子和饺子,穿上新衣服,磕头拿压岁钱,还有那些各式各样的烟花爆竹。对高松河的记忆,也是从过年开始的,结满厚厚的冰的河面,拿个小石头,仍出去,能滑的很远很远。堆雪人、打雪仗,在老家的院子里,有口井,我还能记得打井时的情景,挖出很多的黄泥,小孩子捡一点,可以捏成各种形状的东西。过年多开心啊,不需要写寒假作业,就是吃和玩,大人好像也不打骂小孩,犯点错误

事,袖口弄湿了,赶紧拿到火盆上烤一烤。我还记得耳捂子,还记得那些冻红生冻疮的耳朵,还记得百雀羚、雅霜把脸上抹的严严实实。放烟花是最开心的,唧唧哄哄,各种声音,转跳飞炸,各种动作,胆大的小孩追着跑,胆小的小孩被追着跑,说来也好玩,那些不知道往哪飞的烟花,专门挑那些胆小的欺负,于是,衣服被烧了个洞的,头发点了几根的,比比皆是。吃饺子蘸醋,饺子里包硬币,谁吃到谁发财,为了保证每个小孩在新的一年里都好好的,爸爸妈妈想尽办法让你吃到钱,什么咬了一小口说不想吃了给小孩的,什么想跟小孩换个碗的,还有什

么你帮我咬一口这个饺子的,什么什么的都有,这是大人们善良的“欺骗”,就是孩子小,后来孩子大了,全家齐上阵,听说有一家,用尽各种办法没有一个人吃到钱,把一锅的饺子都吃完了,后来火了,一顿折腾,最后在锅里的汤里看到了整整齐齐的硬币。

过年是孩子的节日,大人在年前年后总有烦恼的事。以前是孩子的时候,眼里只有期待和惊喜,现在做了大人,忙碌的事就是为了维护孩子的期待和惊喜而努力。小时候,一件新衣服,一张贴纸,一个新玩具,都能开心不已。长大了,生活柴米油盐,人情往来都要去张罗,努力着,

忙碌着。记忆里,过年的场景有厚厚的白雪,浅浅的脚印,各式各样的好吃的,好玩的,有手写的春联,有小伙伴的游戏。热腾腾的饺子,厨房里炒菜的香味,冒着雾气的灶台,都是过年的深刻记忆。我还记得冬夜起来,看到外婆家院子里,满天的繁星;我还记得一大早就亲戚聊天的笑声吵醒,叽叽喳喳;我还记得,一大家子洗菜、摘菜,做饭的场景。

很多的过年记忆,好像都被浓缩在一起了,我不想去分辨何年何月何人何事,只要经历过的,都是记忆,都是岁月夜空里闪光的繁星。一年一年,一岁一岁,年年岁岁,岁岁年年。

守规则 知礼仪 讲诚信 重责任